

# 色相 无相

se xiang wu xiang 黄明海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 色相 无相

黄明海 著

· se xiang wu xiang ·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色相无相 / 黄明海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360-5329-8

I. 色…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5382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衡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林锦华  
内文插图: 林锦华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30 彩页  
字 数 26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序

近日，父亲忙于新作的出版，不可开交。目前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而这东风呢，就是他老人家拜托我为他作的序。说实在，用拜托这个词，带有诸多的不敬，毕竟他是长辈，我也是在他百般煽动下才勉强答应下来的。没办法，都是多年前写过的文章没有及时销毁，被父母多次发现、研读，一句普通的话都可以领悟出一堆思想感情，无奈……于是乎，这序，是溜不掉了。

关于父亲，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

父亲生于海南岛上一个不起眼的农村的一户不起眼的农家里。一家十一口过着贫苦的生活。从小放牛的他并没有放弃理想，并不把自己的人生定格在农村这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决心改变这一切的他，深切地明白只有读书才能带他离开这个地方，才能改变这个家族的命运。于是年少的他，便在牛背上开始了他坎坷的求学之路……

小学的入学就比别的孩子晚，因为穷，穷得连一块多钱的学费，在今天连公交车都坐不了的毛票都没有，只有靠着起早贪黑地挖树头去卖，赚取学费。上学，天天翻山越岭几公里的路往返于学校和破旧的茅房，吃的只是地瓜饭；一年到头，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就这样，克服着现代大都市人无法体会甚至无法理解的困难，父亲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运气，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埋没这顽强的生命；也是运气，“文革”的硝烟刚好散去，恢复了高考，父亲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也是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机会。饥饿、寒冷、疾病不断地阻挠，父亲的升学之路变得异常艰辛。虽然父亲天生并不聪颖，但是有持之以恒和百折不挠的心，这足以弥补天资的愚钝。又是若干个春秋的地瓜加稀饭，父亲终于瘦骨嶙峋地踏入了大学之门。黄氏家族的命运开始转折。苦读，毕业，工作，从当年的身无分文到第一份工作的月薪五十块钱到现在的数千元；从土茅屋到单位分的小平房到现在的大房子，一切都在改变着。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决定，也许就是一个转折，也许就决定了你以后的前程……

父亲的为人，可以说正直，也可以说顽固；可以说开明，也可以说守

旧。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觉得，父亲是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对于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态度。这一点我在这里真的不便妄加评论，只有请诸位读者自己用心去体会了，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可以在父亲的小说中看到他人格的真实影射。

说起父亲的处事，就近的，谈谈他从事小说创作的故事吧。

这就要从若干年前的假期说起了。那时候，父亲不知怎么的突然捣弄起了写作。我想着，现在已经不是鲁迅的笔杆子革命时代了吧！什么国人灵魂的拷问，似乎已经被历史尘封了吧！这老头搞的什么啊？后来才清楚，父亲是在创造人类文明，同时在小说中穿插了不少来自故土的黎族的传说，弘扬民族文化呐，真是一举多得，了不起啊！本来以为，父亲弄了一部书后，该倾诉该弘扬的都应该写完了吧。然而，写作似乎深深地吸引了父亲，成了父亲生活的一部分。第一部才刚出版不久，第二部就已经在被他酝酿了。就这样，两年刚过，新书再次出炉了。两年间，父亲将他的时间用到极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就在这些单调而辛苦的生活中，硬生生地插进了五六个小时的写作时间。严寒酷暑，蚊虫叮咬，丝毫无法动摇他的写作决心。父亲平时身边总是带着个本子，看电视，看报纸，上街，坐车……只要见到有用的素材，马上就记下来，然后进行加工，设法套用到小说情节里，使得小说反映的社会背景更真实，更贴近读者生活，具有更高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就是父亲以及诸多老一辈作家与目前许多80后小说写手的区别。他们具有对人生更深刻的理解与诠释，他们的文字带着血与肉，是有灵魂的，是有感情的。而那些写手（本人认为他们只能被冠以这一称呼，作家的境界他们还未能达到）所写出的文章，花拳绣腿小打小闹，文采藻饰花样层出不穷，的确是吸引了不少少男少女。然而那些文字读起来，给我的感觉却很空虚，虽然有不少写得相当感人，如何如何地催人泪下，可是比起老辈的文字，他们所不能及的是稳重以及字里行间所穿透出的一种血肉交融，一种对人生的完美诠释，一种对现代社会的客观评析，一种贴近读者生活的真情实感。我相信当写手们到了一定的岁数再回过头来研读自己若干年前的“著作”时，除了感叹光阴似箭以外，我想他们或多或少地会觉得自己当年的作品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空洞啊！这绝对不是妄下结论，本人有着亲身经历，在这里只是顺带提一提，以饕诸位读者。

说了一大堆的话，似乎一直都没有对这部书作什么评论。可是，这样一部凝结了父亲心血的作品，我一个涉世未深的晚辈又有什么资格去对它评头论足呢？所以，还请诸位读者自己去领略吧。毕竟，读者的真情实感才是最真实的最有力的评价，而每个人与书本产生的共鸣都是不相同的，有多少读

者就有多少种评论与感受，作为千万读者之一的我，沧海一粟，又怎敢口出狂言地去代表广大读者呢？

读者若要想领略这其中的奥秘，还请看——《色相无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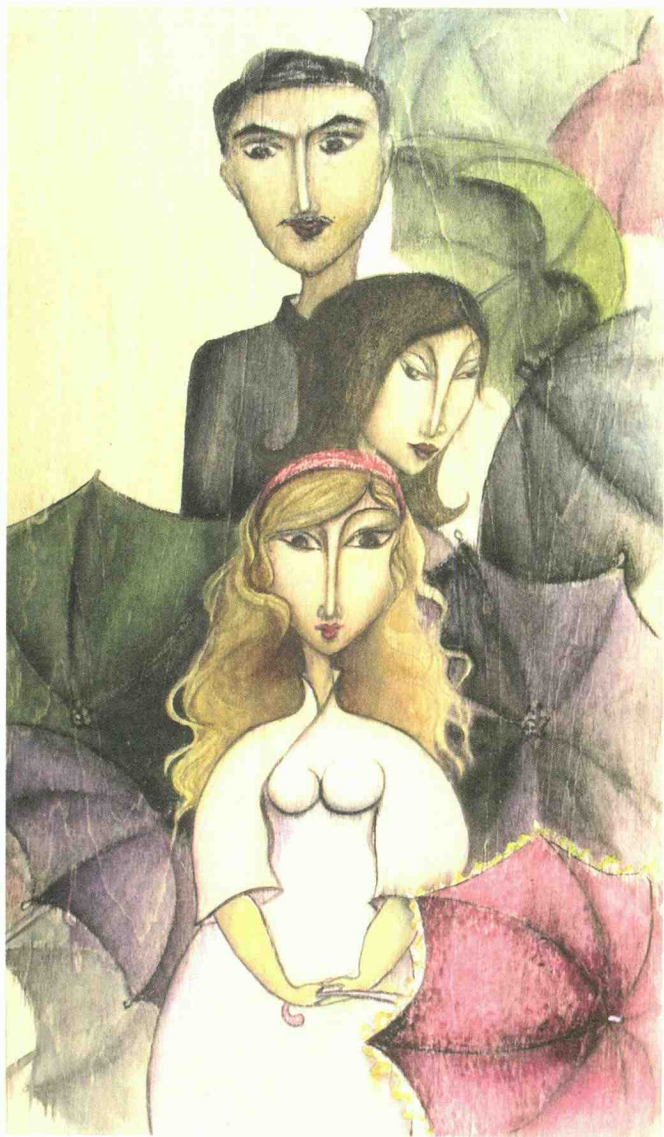
祝愿父亲写作事业蒸蒸日上！

黄驰千

2008年4月

# 目 录

第 1 章 .....	1
第 2 章 .....	7
第 3 章 .....	15
第 4 章 .....	21
第 5 章 .....	29
第 6 章 .....	35
第 7 章 .....	43
第 8 章 .....	51
第 9 章 .....	57
第 10 章 .....	65
第 11 章 .....	73
第 12 章 .....	81
第 13 章 .....	87
第 14 章 .....	97
第 15 章 .....	107
第 16 章 .....	115
第 17 章 .....	121
第 18 章 .....	129
第 19 章 .....	135
第 20 章 .....	145
第 21 章 .....	155
第 22 章 .....	161
第 23 章 .....	169
第 24 章 .....	175
第 25 章 .....	183
第 26 章 .....	193
第 27 章 .....	201
第 28 章 .....	209
第 29 章 .....	215
第 30 章 .....	221
后记 .....	230



## 第1章

久违的恋人突然在梦里出现，这是孙伟难以解释的，对过去的同情代替爱情的幼稚行为，即觉得可笑，又有几分尴尬和苦涩。



夕阳斜照，炊烟缭绕。孙伟和两个伙伴围在村头一口老井旁，欢天喜地地沐浴、戏水。伙伴们比孙伟长得略高一些，可年龄相仿，都是快满十岁的男孩。两个伙伴已经上学两个月，正读一年级，今天是礼拜天，陪着孙伟去放牛，过满一天的放牧瘾，现在仍然沉浸在梦幻般的快乐之中。两个伙伴都光着屁股，唯独孙伟的屁股上围着一一条破旧的半黄色小裤衩。其实，孙伟过去洗澡也是光着身子的，可自从半年前他结识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他刚过门的堂嫂之后，便不敢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光着屁股洗澡了。现在正是秋末，凉风习习。浇在身上的水冻得他们“呱呱”直叫，有种刺激的快感。

他们正闹得欢。

“阿伟——”一个中年男子站在井边不远的土路上，双手拄着锄头木柄，严肃地注视着孙伟。

“哎，伯父！”孙伟正往头上淋水，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已知道是谁在叫他。他等不及桶里的水倒完，便抛下水桶，草草抹去脸上的水，慌忙应道。

“马上穿好衣服，去把你嫂叫回来！”伯父这种低沉而凌厉的口吻，足以令孙伟心惊胆战，然而孙伟知道，按照当地的习俗，应该是婚礼后的第五天，才能把新娘重新招回婆家，而今天才第三天。虽说这些是老规矩，可孙伟也是懂得的。于是，孙伟承担着冒犯伯父的风险，战战怵怵地谏言道：

“不是后天才满五天吗？”孙伟担心伯父记错日子，闹出笑柄。家族声誉比啥都重要。

“是你哥要她回来的。快去，别啰嗦！”伯父又命令般地催促，口吻更甚。

孙伟穿上衣服，手里抓着来不及换上的裤子，怏怏不乐地跟在伯父乌黑、胖墩的身躯后面。

孙伟知道他堂哥想要干什么，心里有些郁闷，这个刚过门的嫂嫂，是他先认识的。那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一个晴朗的早晨，孙伟把归自己放养的两头水牛从牛栏里放出来，为了便于牵引，他把两头牛的绳子打成结，连起来，自己骑在大牛的背上，牵着小牛，一前一后地走在村后那片茂密的竹林里。孙伟今天来得迟了些，其他伙伴的牛全都已放走了。这牛有趋群习性，走着走着，突然两头牛都狂奔起来，由于是走在后头的小牛先发的狂，冲到了大牛的前面，还没等孙伟反应过来，只听“嘭”的一声，孙伟已被绳子从牛背上刮倒下来，掉进一堆长满尖刺的竹子里。孙伟虽然感到痛楚，但是没有哭。他忍住疼痛想爬出来，可是尝试几次都未能成功，他的腰扭伤了，使不上劲。正在这时，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恰好路过，发现孙伟蜷缩在竹丛里，便把他拽出来，帮他拔去身上的竹刺。

“你叫什么名呀？”这是孙伟第一次听到如此亲切而圆润的女人的声音。

“我叫孙伟！”孙伟有些羞涩，心里怦怦直跳。他不敢正视眼前这位漂亮的姐姐。

“你的家就在这村里吧，我把你扶回去好吗？”

“姐姐，你真好！”

想到这里，孙伟有些后悔。他甚至怨恨自己不争气。如果他那次不摔倒，或者能够自行爬出竹丛，那样的话，就不会被现在的堂嫂带回家来，而堂哥也不会结识堂嫂，并娶了她。可是，孙伟很快又转念，倘若不是这样，他也没有机会认识堂嫂啊！“唉！”孙伟叹了一口气，他心里很矛盾。堂嫂太漂亮，太善良了。其实，自从孙伟见到她的第一天起，他就喜欢上了她，尽管她比他大十岁。“唉！”孙伟又叹了口气：“不瞎掰了。我在她的眼里，或许只是个小孩、放牛娃罢了！不管怎么说，她嫁给堂哥，至少我将来可以天天见到她，说不定她也是因为喜欢我，才嫁给堂哥哩。”

“来不及准备糯米粑子了。”伯父头也不回，只是讲话前清了清喉咙。他继续叮嘱道：“你回家抓一只小母鸡，再舀一瓶酒。快去，一定要你嫂回来啊！”

伯父说完，仍然没有回头看孙伟，他只是顿住脚，在听到孙伟“嗯”的应声后便拐到另一条匝道，向自家的那小块自留地走去。

孙伟听从伯父的吩咐，双手抱着鸡和酒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快速地小跑着，这瓶酒足足有五斤重，对于孙伟来说，够沉的。这种玻璃瓶子是日本侵略孙伟家乡时带来自用的，日本投降后流入民间。眼下，这一带也只有孙伟他们家仅存的这一只了。孙伟知道，伯父所说的瓶子是指一斤装的，而并非这种特大的瓶子；孙伟也知道，他违抗伯父的后果。不过他不怕，因为有堂嫂在，料想伯父暂时不敢对他怎么样。再说，伯父又没有讲明要用的哪种瓶子。“管他呢！”孙伟自壮胆子地念叨了一句，继续走着。

孙伟走了快一个钟头，便到了堂嫂的村庄。堂嫂的家正好在村口，孙伟远远地望见堂嫂在向他招手。孙伟开心极了。婚礼的那天晚上，好多人去闹洞房，洞房里欢声笑语不断，气氛热闹诱人。孙伟没有去，虽然他很想仔细看一看，穿上新娘装的堂嫂的模样，但是他还是打消了念头，躲得远远的。眼下，堂嫂正穿着新娘装，亭亭玉立，颇具魅力。

孙伟昂着头，满脸喜悦地朝堂嫂快步走去。堂嫂笑盈盈地迎了过来。

“汪……汪汪汪……”一条名叫阿龙的大狼狗突然从路旁的草丛里猛蹿出来，狂吠着向孙伟扑将过来。

“啊——”

孙伟惊叫着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他下意识地伸手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放在眼前端详片刻，抹在了头发上。他神情未定，望着办公室的天花板发呆。他吃力地追忆着刚才梦里发生的情景。他觉得十分荒唐。他哪个堂哥，更遑论美丽善良的堂嫂。他小时候是放过牛，而且确有一次被牛从背上掀翻在地，可根本就没人相助，是他自己艰难地爬起来，带着伤痛找回自己的牛的。日本生产的特大瓶子，他小时候虽说见过，但他们家没有。至于名叫阿龙的狼狗，据说它的嗅觉异常灵敏，而且憎恨日本鬼子。在日本人占领当地的那几年里，阿龙就咬死咬伤数十个日本鬼子。只要它嗅到日本人的气味，便会怒起而攻之，连携带日本鬼子东西的人也不放过。因此，当地没人敢给日本人当差，汉奸很少。当然，这只是传闻而已，到底有没有人见过那条狼狗，连孙伟的伯父也说不清。孙伟这是头一遭遇见阿龙，幸好梦里。话又说回来，梦虽然是荒唐，但是孙伟心里明白，他梦见的这个女子，不是别人，而是他十几年前在粤东挂职时相知相爱的雨婷。久违的恋人突然在梦里出现，这是孙伟难以解释的。而对于现在已过了不惑之年的他，对过去那种以同情代替爱情的幼稚的行为，既觉得可笑，又有几分尴尬和苦涩。

孙伟用臂弯撑着沙发，吃力地坐起来，伸手从沙发旁边的玻璃茶几上取过手表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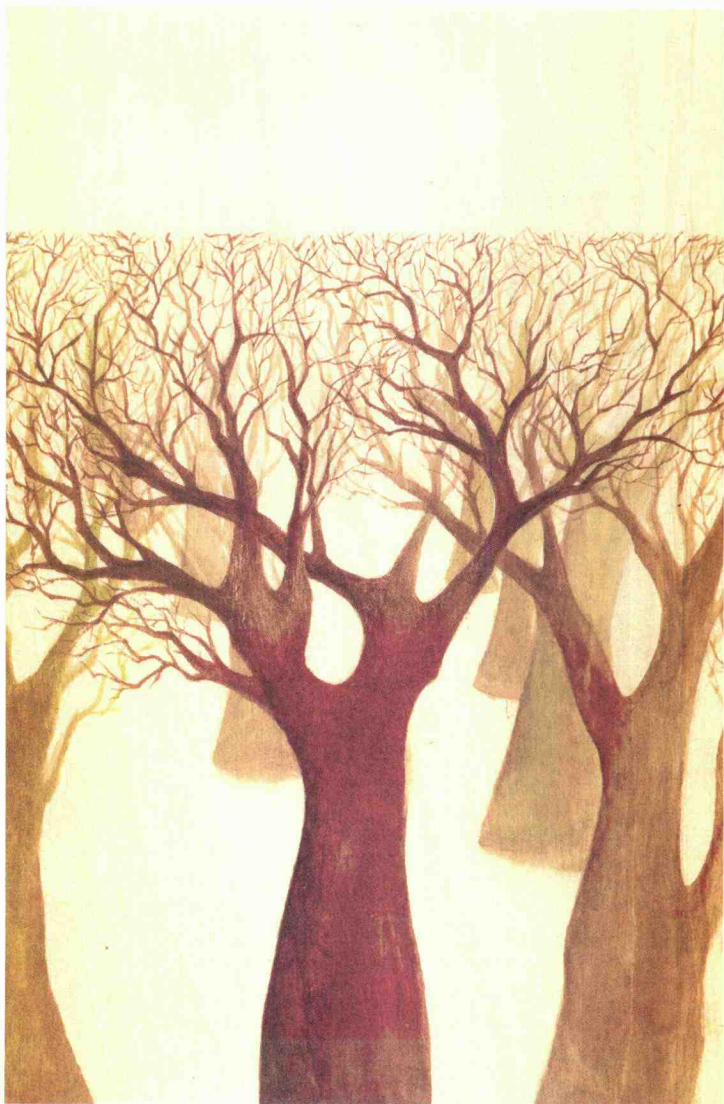
“哎哟！”孙伟叫了一声。已经是两点二十五分了，他想起了下午两点半有个重要的会议。

孙伟神色紧张地爬起来，套上皮鞋，捡起公文包，匆忙走出办公室，“嗵嗵”地朝楼道东头的会议室走去。



## 第2章

胡丽娜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在历次协商会议上默不作声埋头做记录的孙伟，竟然如此善辩，语气咄咄逼人。





孙伟走到会议室门口，已有八九个人捷足先登，围坐在一张大型的椭圆形会议桌旁。他们有的低头翻阅手头上的材料，有的在交头接耳地嘀咕什么。眼下正要召开的是科技园工程二期搬迁协商会。这个工程属省重点工程，在华南联合大学校园内兴建。之前由领导出面已经召开过几次类似的会议，大部分受工程影响的业主已经同意政府的补偿方案，签定了协议书。今天到会的这些业主，在当地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的是知名的艺术家，有的是腰缠万贯的企业主。他们的表面意见是，不管政府补偿多少钱都决不搬迁，然而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设法捞取更多的补偿金。这一点，作为协商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孙伟已经摸透了他们的底线。由于这些人的固守己见，学校领导就他们的搬迁问题已经召开过数次协商会议，但仍然无果而终。今天这个会，本来学校分管基建工程的副校长杜川林要出面主持的，但是他上午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要他下午到省教育厅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而其他学校领导，要么已出差在外，要么以忙为由加以推托，因此，这次会议的主持任务便落到了孙伟这个科技园工程建设办公室主任的肩上。

“时间刚刚好。”孙伟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心里自慰地默念道。他从容地举手捋了捋光溜的头发，一边走进会议室，一边跟自己对视的人点头打招呼。这些人和孙伟已不止一次见面了，大家都很熟悉。由于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在他们的心目中，孙伟自然是他们的对立面。尽管如此，由于孙伟在过去的几次协商会中，始终一言不发，只充当记录员的角色，更可贵的是，他在会议中还不时地起身帮那些人端茶倒水，散会后又热情地好言相送。因此，这些“钉子户”对孙伟的印象还不至于太反感，这正是孙伟今天胆敢在没有领导在场的情况下，承担起这次协调人的角色。

孙伟走到业主们留下的约定俗成的供校方坐的区域上，在他的同事科技园工程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童冬杰的身旁坐了下来。

“业主们都到齐了没有？”孙伟微笑着侧头问坐他左边的童冬杰，“麻烦你检查一下！”

童冬杰抬头象征性地张望了一下，点着头说：“都齐了，我才核对过。”

童冬杰原本是学校基建处的处长，因为贪污公款等违纪问题，被降半级处分，抽调到建设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他虽然对孙伟这个比自己年轻小一岁的主任很不服气，但是也只能隐藏心里，表面上他对孙伟还是客气的。这不，他刚说完，就凑过头来低声问孙伟：

“我的开场白就免了吧！”

孙伟本来就没想过有开场白这一出，但经童冬杰这么一提醒，知道他一语双关，干脆给他个表现的机会。

“还是你来主持吧，我负责作答。”

“好的。”童冬杰爽快地应道。也许是过于兴奋，声音大了些，业主们都停止了各自的事情，惊奇地望着童冬杰。

“业主们，现在开会了！”童冬杰挺直腰杆，前臂搭在台面上，“今天是我们建设办公室与各位……”

“怎么杜川林还没来就开会了？”胡丽娜把手里的烟头往台面上的烟灰缸里一摞，沉着脸厉声说，“你们说话管用吗？”

胡丽娜是个年近古稀的单身女人，中国画家。过去几十年里，她的艺术生涯毫无建树，虽说有个单位内部承认的副教授头衔，可是只有在老年业余艺术大学里授课，才会有人叫她教授，这是唯一能让她脸上生辉也是最能让她暂时忘却自悲的机会。因此，她一旦空闲便往老年艺大里跑，平时谈论最多的也是有关老年艺术学生如何高度评价她的作品的话题，特别是，有个偶尔到老年艺大里习画的原市政协副主任收藏了她的一幅《荷韵图》，更是她逢人必谈的话资。上个世纪80年代末，胡丽娜办理退休手续，并去美国洛杉矶探望当过国民党将领的年迈的父亲，几个月后返回广州。在美国期间，她参观了美国的几个艺术馆。也不知道是受到了一些什么启发，回国后不久，胡丽娜便突发奇想，搞起所谓的抽象艺术，利用中国画的技法把油画颜料涂抹在油画布上，组成一幅幅道不清说不明的抽象画作，并冠其诸如“跳动的音符”、“纯情的节律”等名字，以及配上或古典或现代，或纯朴或华丽的外框。这些作品恰好迎合当时一部分年轻画家的兴趣，于是，一年后，她举办了个人画展，并把五十二幅作品，以每幅一千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与她父亲有深交的台湾商人，当然她知道，不是她的画作打动这个台湾人，而是这个人对在抗日时期她父亲救过他性命的一种回报。她父亲是个正直倔强的老头，如果这个台湾人直接给她钱财，一旦被她父亲知道了，那将是天下大乱。因此，这种名为购画，实为赠款的方式，最能为多方所接受。结果如大家所料，她父亲知道后，不但不发火，反而大赞其女儿“大器晚成”。

从那以后，胡丽娜除了偶尔应邀去老年艺大作讲座外，她既不上课，也不作画了。她把卖画赚来的四十多万人民币做起土地买卖中介人的行当。她先通过关系，把远离广州几十公里的一些农村的土地，以每亩两万元的价钱买下，然后以每亩五六万元转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由于她的交易类似于期货，买时并不需要她支付现金，甚至连合同都不用签。因此，她这种生意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她就是这样发迹起来了。这次政府批拨作为华南联合大学科技园工程的建设用地中，就有胡丽娜和由她转卖土地的几户业主的物业。由于该工程是省里的重点工程，时间紧，任务重，省里划拨的补偿金是